

王刚作品

力 士 英 格

作家出版社

王刚

王  
刚  
作  
品

# 英格力士

A stylized,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consisting of fluid, connected strokes that represent the characters '王刚'.

作  
家  
出  
版  
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格力士 / 王刚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6. 5  
ISBN 978-7-5063-8937-2

I. ①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5952 号

## 英格力士

---

作 者: 王 刚

责任编辑: 兴 安

装帧设计: 原本广告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中煤(北京)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10.25
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37-2

定 价: 30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第一章

## 1

那年春天，可能是五月份，乌鲁木齐被天山上的阳光照耀得欢天喜地，我像满天飘扬的雪片一样，从窗户里进了学校，然后坐在窗前的位子上，看着外边的大雪和太阳。乌鲁木齐就是这样，经常是太阳和雪花朝你一起冲过来，而且是在春天的五月里，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口里人连田野和桃花看得都有些烦的时候。

阿吉泰进教室的时候没有人喊起立，教室就像是河边的原野，我们是欢快的昆虫，没有注意到她进来。她朝前边走了几步，李垃圾叫了一声，我们的目光才集中在了阿吉泰身上。

因为我们没有把握，我们没有想到阿吉泰还真的会来。

我以为她多半不会来了。

阿吉泰站在讲台上，她没有说话，眼泪就先流了出来。

你们肯定已经猜出来了，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男孩儿都会心情沉重，因为阿吉泰要走了，而且她长得漂亮，她皮肤很白，她是二转子，对不起，二转子是乌鲁木齐话，我得翻译：那就是她妈妈是维族，她爸爸是汉族，或者相反，她爸爸是维族，她妈妈是汉族。

我们从去年开始就不学俄语了，从今天开始就不学维语了。我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趣，我们只对阿吉泰这样的女人感兴趣，尽

管她是女老师，可是她的脖子和她的眼泪都是我在黎明时比太阳还渴望的东西。

阿吉泰要走了，你们知道我这句话的分量吗？

她看着我们大家，那一刻所有的男生都屏住了呼吸，像要等着被宣判一样，关于阿吉泰的传说这些天就很多了，有人甚至说她昨天已经上了一辆大卡车，坐在前边的驾驶员旁边，去的地方是喀什噶尔，那是她妈妈的老家。谣言毕竟是谣言，现在她还站在台上，看来李垃圾是对的，她还要来上最后一课。

阿吉泰转过身去，我看见了她的腰，还有腰下边的部分，它们在扭动，像是乌鲁木齐河边夏天的榆树叶，在风中轻轻摇晃。然后，她用手中的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：

毛主席语录。

她勉强写完这几个字，就再也写不下去了。她转过身来，用汉语说：

我不想走，不想离开你们。

男生噢的一声，开始像麻雀一样地飞来飞去，就好像那不是在教室里，而是在天空。

阿吉泰看着我们这样，她笑了，她的笑像谁呢？有谁的嘴唇能跟她比？

李垃圾突然大声喊起来：

毛主席万岁。

全班都笑了，这次也包括女生。

然后，然后是大家和李垃圾一起喊：

毛主席万万岁。

阿吉泰等欢呼声停止之后，才说：

你们真的那么想学维语？想让我留下？

教室静默下来，阿吉泰想错了，男生们对任何语言都不感兴

趣，连汉语他们都不想学，更不要说维语，而女生们已经盼望了很久，她们等待的是英语课，ENGLISH很快将会像第一场春雨一样荡漾在你们看来是那么遥远的天山，降临到乌鲁木齐的河滩里，以及在学校旁边十七湖的沼泽上。

阿吉泰的目光忽然停留在了我的脸上，她看着我的眼睛，说：刘爱，你一直在发愣，你在想什么？

我的脸红了，全班都看着我，我站了起来。

阿吉泰还是第一次这样问我，我变得口吃，我说：什么也没想。

她笑了，说坐下吧。

我犹豫了一下，说：阿老师，你……

她说：我说了多少次，你们不要叫我阿老师，要叫阿吉泰老师，以后就叫我阿吉泰吧。反正我以后也不当老师了。

我说：你不会走吧？

她说：要走了，到商业上去。

我坐下后，心想什么叫到商业上去？那就是说，她今后会在商店里？她会去哪个商店呢？

阿吉泰说：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学英语，昨天我见了你们的英语老师，是一个男老师。他叫王亚军。

男生立即“噢”的一声，表示不屑。

阿吉泰笑了，说：好了，下课吧。

阿吉泰在我们的注目下走了出去，我又一次地凝视着她金黄色的头发像湖里的水草一样地在飘荡。

窗外的一切都像雪花一样地游手好闲，我朝高处望去，天空蓝得简直让我想哭，男孩儿的眼泪尽管不像女孩儿的眼泪，但是你们没有见过我童年时乌鲁木齐的天空有多么蓝，所以我就不好意思在你们面前流出泪水。

其实，心情沉重的不光是我一个男生，而是全部，甚至包括李

垃圾这样的人。

女孩儿在看天空的时候，没有说她们想哭的，于是我怀疑回忆是不是经常出错，面对那些说不出道理的色彩百感交集的为什么总是我这样敏感的“儿娃子”？他长着球巴子，在五年级一一班的教室里，他已经有些变声，他对天空的迷恋程度远远超过他同班的女生，尽管她们身上的衣服连补丁都是有色彩的。

儿娃子和球巴子都是我们乌鲁木齐话，如果你们口里人和外国人硬要让我又一次翻译的话，我得慎重一些，然后说：就是长着鸡巴的男孩。

很静很静的，没有人再说话：

俄语走了，维语走了，英语就要来了。

## 2

童年的忧郁经常远远胜过那些风烛残年的老人。

我们想的当然不是死亡，而是出生，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儿娃子，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难过有时比黑夜还要漫长，我会忍不住地望着雪山和天空发愣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呢？我为什么要生在新疆乌鲁木齐这样的地方，五月份，甚至是六月份都会突然下雪，然后就是满地泥泞。春天里，到处都是冰雪融化的积水，我走在泛着阳光的路上，感到四面八方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很远的地方，总有银亮的东西在朝我眨眼，在停课的那些日子，我不止一次地去天际边，想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像水一样地闪光。我去过雅玛里克山，那儿除了泥土就是沙子，还有西山公墓，经常枪毙人的地方。

我从小就感到乌鲁木齐是孤独的，或者说我是那儿孤独的孩子。

四岁那年我随父母回过一趟南京，路途遥远得都让我绝望了，我以为永远到不了目的地了，当见到了这样一座巨大的城市时，我

被许多高楼，还有那么多人冲击得头晕目眩。

妈妈说：那是爸爸妈妈长大并且上学的地方，你看，这种树叫法国梧桐。

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法国这个字眼。

法国在哪儿？

在哪儿？在欧洲。

欧洲在哪儿？

在海的那边。

海在哪儿？

很多地方都有海。

那我为什么没见过？海在哪儿？

新疆没有海。

为什么新疆没有海？

过去曾经是一片海，后来干了。

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那个海都干了的地方？

爸爸看我这样问，就接过话题，说：

没有海，可是有天山。

妈妈说：每年春天里，天山冰雪融化成水，流到乌鲁木齐河里……

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生在乌鲁木齐？我不想生在那样的地方，我想生在这儿。

其实，那天在南京的街头，我本是想说：

我想被你们生在这儿，生在南京。

父母不好意思地对望了一下，他们在微笑，那里边有爱意。

妈妈说：为什么要给你起名叫刘爱？

我不想听了，妈妈原来说过。

我说：我头晕。

我立即让我的脑子去想别的。从小我就有这样的本事，当我不



想听什么了，我立即可以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，并让它们走进天空，山里，或者我直到今天了还没有见过的大海。

真的，没有什么事比被迫出生这件事那么悲壮了，就是说你一出来，一切都已经决定了，无法改变。

你在一个荒蛮的地方，渐渐长大，你喝的不是长江和黄河的水，你喝的是天山融化的雪水，你会在长大以后发现，你长得都跟南京这个地方的人不一样，你的皮肤有些粗，你说话的腔调让内地人笑话，尽管你对他们说了，我们乌鲁木齐是一座城市，可是他们仍然会问：

你们上学都是骑马去吧？

被迫出生在乌鲁木齐，那是我，可是父母呢？他们是被迫去的吗？真的，他们为什么给我取了一个这样不男不女的名字：刘爱。

爱是一种仁慈，是一种高贵。这样说是不是很做作？刘爱，刘爱。这真是一个做作的名字。

那天的南京很热，空气像是被火烧着了一样，我吃完了最后一片鸭子之后，父亲带着我和妈妈去买了一台留声机，然后他提着留声机和妈妈走在前边，我跟在他们身后，沿着法国的梧桐走着，拐了一个弯之后，进了一座木头搭建的小楼里，父亲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，他们对坐着，彼此看了一下，他对同学说：明天就要回新疆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

同学的眼睛有些湿了，说：我昨天又看了你寄给我的那张照片。父亲谦虚地笑了。

我说：我要看照片。

同学从抽屉里拿出来，递给我，说：刘爱今后也跟爸爸一样。

照片是一座建筑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民族剧场。我曾经在里边看过电影和维吾尔族演的歌舞，他们敲打的那叫手鼓，他们的嗓子比我们响亮，他们会不会跟我一样去想：我们为什么要生在这片没有海的地方。

灰色的照片：圆的穹顶，还有白色的石膏柱……爸爸是设计

师，这是他的作品。

爸爸接过照片，看着，显得有些骄傲，说：我今天又给你带来一张照片，是我们全家在这儿的合影。

妈妈拿出照片，递到同学手里。

我们一家三口在民族剧场门口，爸爸托着我，妈妈挽着他，我的头好像把爸爸的眼镜碰歪了。

同学看着照片说：刘爱跟你长得真像。

爸爸说：主要看建筑，人其实无所谓。

同学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唱片，说送给你。

然后，他们打开留声机，把唱片放在上边。

音乐响起来。

我问妈妈说：为什么没有维族人手鼓的声音？

妈妈说：这是小提琴，还有钢琴。这里边没有手鼓和弹拨儿。

我说：我不喜欢这种声音。

其实，我当时想说的是，我听不惯那种声音。乌鲁木齐没有这种声音，它给我最多的音乐就是维吾尔人的手鼓和热瓦甫。记得在小的时候，有一首曲子在流行：我的热瓦甫。那是非常好听的东西，我敢向你保证，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音乐。它说尽了新疆的荒凉和博大。可是，现在母亲和父亲竟然要听这种东西。说它是小提琴。而且，父亲的同学反复对他说了作曲家的名字叫格拉祖诺夫。

真是让人羞愧难当，我今天非要写出格拉祖诺夫这个名字。就好像我也是一个事儿妈，喜欢说说这些名字，实在是在这部小说里边，格拉祖诺夫和他的小提琴就是一个不谐和音，或者像是一个扎进手上的刺，始终萦绕在我的四周和我的身体里。

我不熟悉那种声音，我听了很短的时间，就睡着了。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个梦，但梦里的东西有的是假的，比如南京和格拉祖诺夫，有的是真的，比如乌鲁木齐和我的热瓦甫。

博格达峰就在我的前方，那儿是乌鲁木齐河的发源地。

在清冷的五月，我走在泥泞里，阳光灿烂，我手里提着饭盒显得亮晶晶。我是去给父亲送饭的，他早晨说中午就不回来了，他要尽快把那幅画画完。

剧场的对面搭起了一面墙，爸爸站在脚手架上，他刚画完了一个人的头像，现在正在画他的肩膀，在我们所有人都很瘦的时候，那个人却挺胖，他就是毛主席。

我走到跟前，说：爸爸，吃饭了。

爸爸没有理我，他仍在聚精会神地画着。

我说：爸爸吃饭。

他没有回头，说：像吗？

我看了看，说：好像是少了一只耳朵。

父亲说：你懂什么，那叫透视规则。

我说：就是少了一只耳朵。

父亲有些生气了，他停止了画画，把眼镜正了正，从脚手架上往下爬，他的姿态灵活，像是西公园里的猴子，攀伏在钢管和木板之间，晃悠了几下之后，他跳了下来。

我看他额头上都是汗，就说：画画很累，是吗？

他说：那要看画什么了。

我说：你看，是不是少了一只耳朵？

爸爸说：以后要有可能你也要当建筑师，画画是基础，说着，他拿起了一块苞谷饼，吃了一大口，可是他不小心却咬了自己的手指，疼得他看自己的手，没有破，只是咬出了牙印，他笑了，说：馋了，又有好多天，春节过后，就没有再吃过肉，想想吃过的猪

蹄，已经是很早的事了。

我看着画像，听着爸爸嘴里的咀嚼声，他的牙齿在打磨着苞谷饼，就像是工地上的搅拌机在来回翻动着石子和水泥砂浆。我的眼睛始终盯在了那一只耳朵上。

爸爸似乎感到了我的固执，就说：我告诉你什么叫透视规律。你看我，以这个角度站着，你是不是只能看到我半边脸，还有一只耳朵？还有鼻子和嘴的轮廓？我要是转一转呢，他说着，把最后一块饼放进了嘴里，就稍稍转了一下……

我高兴地说：能看到那只耳朵了。

他明显不高兴了，说：能看到吗？看不见，你只是在看我的头和我的面部，如果你非要看到我的耳朵，那我得这样，他说着，又要转，可是，他却紧张起来。

从不远的楼里，走过来两个男人。他们一个戴眼镜，一个不戴。戴眼镜的是范主任，不戴的是一个很高个儿的男人。

爸爸显得有些紧张，说：你先走吧，回家去，对妈妈说，我今天画完得早，就早回家。

我说：下午没课，我看你画画。

爸爸说：走，回家。

我却仍是不走。

爸爸的眼神里显出了无奈，甚至于有某种恐惧，显然，我在这儿使他更加紧张。

我看着爸爸的眼睛，有些犹豫了，如果他再要求我走，那我就听他的，可是他已经没有了时间。

这时，那两个男人走到了跟前。

其中那个没戴眼镜的高个儿看了看画，说：像，真像，我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就是这样。突然，他愣了一下，说：为什么只有左边耳朵，没有右边的？

我有些得意，爸爸肯定错了，而且是最先发现的，只是他还不肯承认。

爸爸看着画像，对他说：范主任，申总指挥，这是透视规律，你想想……

那人看着爸爸，说：什么规律？你赶快上去，把那只耳朵给我补上。

父亲没有动，只是脸上堆满了笑，就好像他十分喜悦，他说：补上以后，就不像了。

那人走上前来，先是抓着爸爸的手，然后，他改了主意，他把爸爸的耳朵用手一捏，然后轻轻拉着，当他发现爸爸没有跟上自己的节奏，就使劲拉起来，并说：快，爬上去，给我把那只耳朵补上去。

戴眼镜的范主任一直在笑，并说：让你补，你就补吧。

父亲看着他们，犹豫着，他看着范主任似乎在求救，因为，父亲知道，范主任也是知识分子，他不但懂得透视规律，而且懂得更多。

我本来在跟那人一起笑，可是当看到他揪着爸爸的耳朵时，我不想笑了，我想对他们说，你放开他的耳朵，可是我不敢。我似乎感到了自己的耳朵也有点疼起来。

爸爸开始灵活地爬上去。

我在下边看着他的头发在颤动，他的眼镜上泛出阳光。

他拿起了笔，给画面中的那个人的右边又加了一只耳朵后，我们都愣了：

他的整个脸都变了形，完全不像是一个正常人的脑袋和脸。

那个人说：你胡画，你把耳朵加得太大了。

爸爸又擦掉了那只耳朵，把它画得小了一些。

毛主席的形象变得更加滑稽。

然后，爸爸说：不能加。

那个人说：你下来吧。

范主任也说：快点。

爸爸下来了，他跟那两个人一起看着画像，突然，范主任抬手给了爸爸一巴掌。把爸爸打得几乎摔倒。

范主任说：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。说完，他讨好地看看那个高个儿。

高个儿的申总指挥说：你给我全部擦了，重新画。说完，他们要走。

我冲上前去，拉着范主任的腿，说：你为什么打我爸爸？

他笑了，说：你是小孩子，再大一点就要和他划清界限。

我死死拽着他，不让他走。

他对爸爸喊道：快快，把你儿子拉回去。

爸爸对我吼：回来，放开叔叔。

我还是不放。

爸爸上前拉我的手。

我仍然显得固执。

当爸爸发现他狠狠拉我，我竟然不松手时，就朝我屁股上猛地踢了一脚。

我吓得松开了手，感到爸爸真是用力，我感到很疼。

那两个人走了，戴眼镜的人一直在跟打爸爸的说着什么。

爸爸一直看着他们走远，才问我：疼吗？

我摇摇头。

爸爸叹口气，说：下午开始重新画，画一个完全正面的像，那样两只耳朵就都有了。

我说：他打你，你为什么不还手？

爸爸说：他个子高，我打不过他。

爸爸说着，看看我抽搐的脸，就轻轻拍拍我的头发。

我看着爸爸刚才被揪的耳朵，说：那你为什么要打我？

爸爸笑了，说：傻儿子，我不打你打谁？

这句爸爸的笑话进入了我的回忆，现在人们经常爱说：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。此刻我也重复一下吧：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，那就是看着父亲挨打的时候。

#### 4

晚上，我在床上睡不着，爸爸挨打后的笑容一直闪现在我的面前，像是风雨中晾在窗外的衣服，晃来晃去，使我像是睡在了摇篮里。然后，我听见了另外一间屋子里传来了爸爸的哭声。我感到恐怖，那声音就像是乌拉泊风口的抽泣，很有些绝望的味道。

我悄悄起身，到了爸爸妈妈的门口，轻轻推开一点缝，朝里看着。

爸爸的确是在哭，他说：他们今天真的打我了，我的左脸很疼。他们不懂，什么都不懂，你没有办法跟他们解释清楚。

妈妈为爸爸摸着脸，说：是不是这儿疼？

爸爸仍在可怜地哭着，说：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去年开批斗会的时候，也没有批我，也没有打我，今天，他们是为什么。

妈妈说：可能今天是他心情不好。

爸爸像是一个充满依恋的病人一样，对妈妈说：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了？

妈妈看着微笑起来，说：来吧。

爸爸顺势把头伏在妈妈的腹前，低下去，让妈妈开始仔细地帮着他找白头发。

妈妈找得很仔细，然后，一根根地拔下来。

爸爸舒服地享受着，就像是一只不停哼哼的狗，主人的每一个举动，都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快感。每一根白头发拔下来，他都会轻轻地叫一声，然后把头挨着母亲更近些。

母亲也很愉快，她叹口气，说：又是春天，又是一年过去了。

爸爸说：这样的春天，不来也好。

母亲拔得有些累了，说：你好些了吗？

爸爸说：你猜白文是死在谁的手里？

妈妈一愣，说：他是自杀的呀。

爸爸说：不，他是被他妻子杀死的。

妈妈不解地看着他。

爸爸接着说：如果他妻子像你一样，那他不会去死的，自杀的男人都是被他们的妻子杀死的。

妈妈说：昨天做梦还梦见了他送我们的那张唱片。

爸爸说：我突然想听音乐。

妈妈说：不行，没把咱们赶出这套房子，没让咱们去铁门关，去焉蓟就不错了，你还敢听这些东西。

爸爸说：我只用很小的声音。

妈妈说：那也不行。

爸爸不听妈妈的，他悄悄地从床底下拿出了留声机，又取出了那张唱片，说：在苏联学习的时候，我在音乐会上听过格拉祖诺夫这首小提琴曲。

音乐声响起来，妈妈让爸爸把声音搞得更小些。

我听着音乐，在缝中看着爸爸把妈妈抱起来，为她脱衣服。

妈妈说：刘爱睡着了没有？

爸爸不说话，把灯关上了。

在黑暗中，妈妈的呻吟和小提琴的诉说混在了一起，就像是一条混合着沙子的河流，最后你什么都分不清了。

我躺在了自己的床上，似乎妈妈叫床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飘来，格拉祖诺夫是我平生知道的第一个作曲家，他高贵的气质永远地跟爸爸妈妈可怜的做爱连在了一起。

就好像是男人的精液和女人的阴水融进了清水里。



## 第二章

### 1

我们学校淡黄色的山字形的楼也是父亲设计的，直到现在我还保留了他当时画的彩色的效果图。俄罗斯式的斜屋顶，是用绿色的铁皮搭起来的，有些像是一个穿着米黄色大衣的人戴了一顶绿帽子，他的老婆跟别人睡了，他不知道，仍然神气活现地站在那儿，让我们这些孩子的歌声和笑声，对了还有读书的声音，从他的像是眼睛一样的窗户里传出来。

爸爸在走运的年月总是显得有些神气活现的样子，他经常是忍不住地对别人夸耀自己的成绩，他对自己的学生宋岳说：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纪念碑，在通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。

宋岳总是睁大眼睛，拼命点头。所以，我常想，搞个人崇拜哪里是从毛泽东开始的，明明是我爸爸开始的呀。

他说人民剧场和八一中学的山字形楼是我的杰作，他们将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长久，不朽的建筑不光有俄罗斯的教堂，还有乌鲁木齐的剧场和学校。

可是，爸爸在吹牛时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就是在他当年走运的时候，面对着自己的夸夸其谈沉默着的学生中，也有不喜欢这类风格的人。他们说透过外边旧式的造型，你可以从大门口走进里边长长